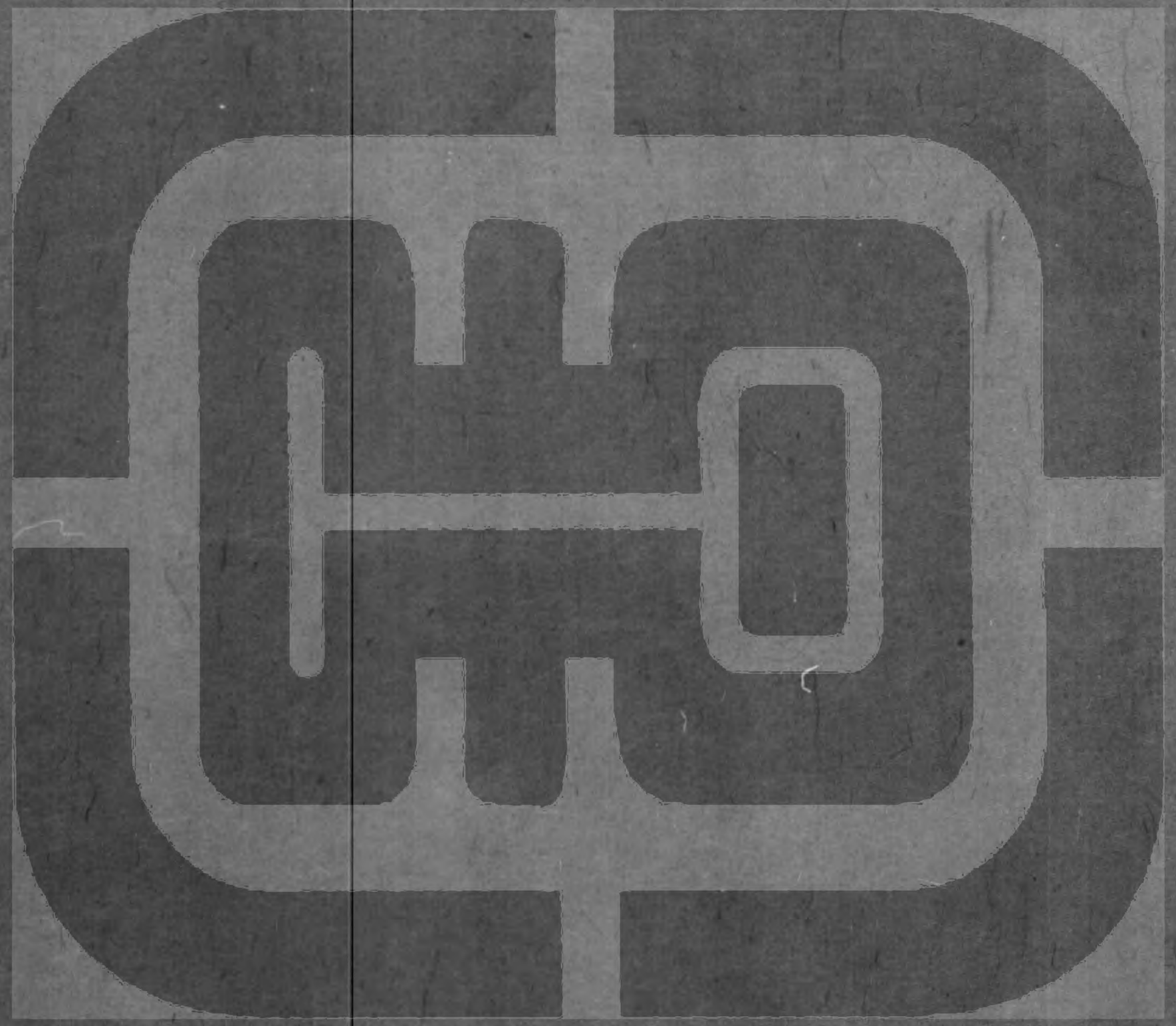


重珍倉藏書之章

隆按班史降陳勝項籍爲傳蓋善補子長之失者而冠之爲首則以陳涉發難項籍滅秦云又按勝傳本史記原文而稍益損之大都專叙勝之首倡以除秦暴爲諸豪傑先驅一篇命脉總在爲天下倡宜多應者與末所置王侯將相竟亡秦兩處楊維禎曰勝以燕雀待傭耕自待爲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温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爲之耕也**輟耕之壟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

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

訖不誣予故讀
陳勝傳而嘆士
之貴尚志也
屯音豚蘄音奇

茅坤曰楚人憐
之勝之倡亂大
指

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
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
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
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
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
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
扶蘇矣而百姓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
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師古曰言我
聞二世已殺
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
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師古曰卜者云事成有功
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

隆按念鬼者念卜之鬼之言此欲教我先威衆爾
田汝成曰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僞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

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
也形如仰繖蓋四維而舉之音曾**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聞**
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
勝王鄭氏曰間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
私目視之
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
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曰將尉
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師古曰撓拔也尉劒
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自拔出廣因奪取之

洪邁曰前段連用四死字此段連用三死字不嫌冗複

隆按從民望也應上百姓多聞其賢與楚人憐之句

田汝成曰師古云袒右者脫右肩之衣周勃令軍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於禮也

鋌音質

許應元曰守丞者郡守之丞也守與尉各有丞俱秩六百石考百官表可見

隆按將以應勝是上宜多應者句

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衆也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李奇曰徇略也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銍音竹乙反酇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隆按攙入蔡賜爲上柱國伏後柱國諫趙王案

許應元曰周文行收兵即得十萬遂先至關可謂能矣而卒敗者懸車深入後不繼也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茅坤曰當其時亂海內之勢如沸鼎

王慎中曰楚王不誅趙將相家屬恐生一秦耳詎知燕之自立已根於此乎趙奉燕王毋家屬歸之即徙繫武臣家屬宮中故智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爲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湎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亾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爲讎敵復與秦無異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趣趙兵

茅坤曰此一段情事有戰國權謀之餘

丞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勢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乎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周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乃立寧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隆按當時諸王之立皆起於秦亂而班史獨於趙燕齊書自立者蓋趙不由楚命燕不由趙命而齊則殺狄令之故也

儋音擔

茅坤曰陳涉之兵如亂絲

茅坤曰秦兵所嚮無敵由諸莫亂者並鋤耰子不知兵訣故爾

隆按班史爲勝立傳而併以當時之起兵者備載於中即勝所謂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意也

緤音雪

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郯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緤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爲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

碭音湯去聲又上聲

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蠲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

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爲戒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徵兵復聚如淳曰徵要也徵散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徵音工堯反與齊盜英布相遇師古

王雜楨曰兩云復以陳爲楚足上從民望也句隆按班史結言陳勝王凡六月固見楚之易王亦有惜其不及成功意又按復提初爲王一段應篇首少時傭耕且著勝之所以敗卒以此

王鏊曰史記夥頤涉之爲王夥頤二字乃方言蓋歎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班氏不宜削去頤字

曰番郎番陽縣也於番爲盜故曰番盜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鄱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

茅坤曰此段點次勝之所以持兵而亂亡處

茅坤曰爲勝置守冢此高祖大度處

隆按此傳自鴻門而上顓叙項羽始事本史記舊文稍益損之已下兼叙楚漢以已意財削史記前後變換僅

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

撮其綱則以有高紀諸傳在劉會孟曰又不成下比史增一去字是

隆按請書抵欣伏後封塞王案

隆按兵法部勒伏後不得官案

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

隆按江西皆反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而漢書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而漢書謂出梁意叙事迥別豈其得之傳聞者各有本歟

許應元曰會稽守素賢項梁召與計事而梁乃陰戒籍於外入而斬守佩其印綬其初起與沛公異矣梁死定陶籍之天亡有以也夫

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師古曰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籍遂拔劒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

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

王慎中曰平之渡江自西而來也梁之渡江自東而往也

隆按八千人渡江而西伏後無一人還者案

又按下文今君起江東句趣齊兵俱西句西破秦軍句西略地

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輔助也裨音頻移反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居縣素信爲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爲長者東

至雍丘句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句引兵鼓行而西句虜吾屬而東句皆根此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二句來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衆異也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迺汝也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

茅坤曰予按梁號知兵者及邯入栗而梁何以不嚴兵以待之顧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餘樊君輩嘗秦兵而敗也何孟春曰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何居蓋

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晉灼曰鄛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鄛縣名

田氏代齊三家分晉非夫舊脉惟楚之統未之絕也矧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誘弄者所以楚最無罪而民特憐之

張耒曰三戶亡秦楚人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殺人者必見殺天道也秦滅楚楚怨秦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

隆按傳後羽使蒲將軍渡三戶破秦軍與南公言相應則此三戶其爲地名無疑蘇注非也

又按從民望也

也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

句含蓄最深三軍縞素之微意實基於此

茅坤曰漢書多初章邯以下一段爲提案較史記更明晰

王維楨曰詳叙三田伏後不立田榮案

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師古曰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直言趙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

茅坤曰三軍共爲犄角之勢而

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廼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 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邯何以輕之遽渡河擊趙

隆按河北軍下削去史記楚兵已破一段直以宋義所遇句接上甚緊

又按羽爲魯公伏後以魯公號葬案

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廼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間名也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爲甬道而運粟以饟王離涉間之軍 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北救趙。至

隆按史記不進上有四十六日四字見將卒之偷情也班史去之而於不進下補曰秦三年詳味其言則不進兵之日久自見

何孟春曰宋義以趫鬬秦周亞夫以梁委吳益用卞莊子刺虎之說也亞夫據功名之會而義乃沒沒亡聞噫

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張晏曰搏音博 蘇林曰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埶欲滅秦當竟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師古曰罷讀曰疲 我承其敝。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 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

誠不幸哉 茅坤曰當時齊王田榮與項梁輩已有隙而宋義遣其子相齊無策 盧辯治曰當是時梁已死羽乃萬人敵也懷王以上將軍將宋義而以次將將羽且以卿子冠軍號義而以救趙之別將皆屬之於義羽心之不平不特無義且無懷王矣即帳中斬其頭使人於齊追殺其子觀史氏書法其貶懷王之不善將將亦可概

之無鹽。師古曰縣名 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軍無見糧。飭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飭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埶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飭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埶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師古曰讋失氣也 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拒也 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

見云

劉子翬曰宋義先聞秦趙之說此萬全之策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湛舟破釜甑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

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廼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船於水中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

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策也

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郤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爲軍旅之事相國趙高

潁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子容反爲從。乎。師古曰質謂鍤也古者斬人加於鍤上而斫之也鍤音竹林反妻子爲戮乎。南面稱孤。敦與身伏斧質。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汗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乃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

凌約言曰自章邯軍棘原至此歷叙所以渡三戶者楚之亡秦卒以此南公所稱信哉

茅坤曰史記少漢元年以下十八字而漢書特提年與諸侯兵爲案似勝

茅坤曰秦吏卒之竊言者特恐不能入関破秦耳使羽能因其危懼厚爲金錢以與之非望之恩而結其心又以諸侯兵之力

地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一本無曰字一本無等字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

戰所始破秦軍於趙者以壯其氣則二十萬衆皆吾助也何必阬哉

茅坤曰史記詳綴鴻門本末千餘言而漢書並刪之入高帝紀而僅攝數十言大指於此可謂得詳略法

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

茅坤曰史不詳姓氏

王慎中曰史記於天下初發難上有先王諸將相謂曰句更與下文皆將相諸君與籍力句有情

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

茅坤曰古之王者云史記原在後漢書先行摯之於此又曰史記於諸侯王並系之都則彊宇甚明而漢書略之止系義帝及羽所自為都

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尹林反郴音及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

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

隆按田榮不得封應前且伏後叛案

茅坤曰史記於此別系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叛之等語似精神於下復次陰令衡山王擊殺義帝及廢誅韓王成及臧荼逐韓廣三事

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鋗音火玄反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

茅坤曰史記數千人往下多項王由此怨布也七字伏後案隆按殺義帝者史記書項公衡山臨江王乃漢元年而此云二年陰使九江王布阿紀事之不

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遷居北代餘以爲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

茅坤曰漢之劫五諸侯兵五十餘萬人東伐楚且破城之後置酒高會益強烏合之衆而襲虎穴且不能嚴兵同也

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

以待羽之至也何哉漢以此重困云

茅坤曰史記於此點次漢王家屬本末似詳且別有楚漢兩相枝梧處甚可觀而漢書並刪之以故情事少鬯

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漢王廼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

茅坤曰九江王楚所封也而史記於走葉下有一得九江王四字便有血脉

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

茅坤曰此下與史記稍亂先後之次而史記特詳而密

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皐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皐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

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蔪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也項籍傳之上也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

隆按陸賈山剋上行云三軍縞素爲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此二語足爲千古

定論
鄭王曰使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分其羹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無所容于天地間又安能與爭天下乎
王世貞曰項羽之不僇太公也寧非天乎雖然有君德焉

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讙擾之意也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閒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閒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爲

隆按楚漢始事已有東西之別故上文連用聞漢并關中且東句如約不敢東句以此無西意句不敢望滎陽而西句割滎陽以西句勿令得東句於是引兵東句復引而東句及下文解而東句復引東句遂引東句皆篇中眼目而割鴻溝西爲漢東爲楚則其綱領也

隆按朱文公云羽自楚人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傳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崛強不公義者之深戒云

凌約言曰驚而歌歌而泣描寫英雄失志光景如自擊然

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色名之騅毛曰騅蓋以其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爲反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羽至陰陵孟康曰縣名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孟康

凌約言曰羽叱樓煩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羽叱楊喜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羽之威猛可想像于千百世之下

劉子翬曰羽欲渡江亭長請羽急渡羽不渡迺戰死蓋羽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爲田父所紿陷于大澤亭長之言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忍爲亭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之言爲解尒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曰四下隤阤也師古曰圜陳四周圍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叱**還叱之**師古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服虔曰檥音蟻如淳曰南岸曰蟻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劉攽曰予謂面之直面向之耳**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

隆按此賈書上篇論始皇不以仁義守國卒起陳涉之難以致於亡太史公因述以譬陳涉而班史則仍其舊云

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曰令公得我爲功也晉灼曰得或作德悳音人九反吾爲公得。鄧展曰轢踐也師古曰轢音歷亟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轢踩。師古曰轢音歷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殽山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爲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爲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卬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卬關也今流俗書本卬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撾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鄧展曰頫音俯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如淳曰鍉音鏑箭足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如音是也鑄以為金

隆按廢先王以上是含末句攻意以下是含末句守意李性學謂古人文字有從前不見主意而末後一句見

之正此之類

茅坤曰天下已定以下有頓挫

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爲窓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萌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爲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

茅坤曰且天下以下一總前洗發出來

王鏊曰此段反覆詰難長短錯綜自是古人文字

牛羊於猗氏之南貲擬王公馳名天下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徭役也免字或作俛讀與俯同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檐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師古曰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䄂同䄂謂矛鋋之杷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鎩鈹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䄂以相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其巾反鎩音山列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慮。

茅坤曰末一段更精神百倍

隆按一篇主意總結在仁義不施二句

茅坤曰周生以下史記絕千古之文故漢書不以改寘一字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舜蓋重瞳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埶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張泰復曰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于天者有在尚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終

隆按耳餘傳本史記原文而稍刪之

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稍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隆按史記外黃令下有名由此益賢句爲篇中諸賢字張本恐不可去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無忌爲之賓客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

勾吳顧檟書顧時中刻

隆按相與爲刎頸交一傳根本又按嘗從耳游暗伏後耳從漢案

凌約言曰餘欲起耳使受笞即此便見兩人優劣秦購求兩人金有多寡亦足徵當時聲價輕重

茅坤曰兩人對處不如史記原文多烟波澹宕隆按兩人勸涉

師古曰陘音刑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爲卑職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音所具反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師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

毋即自王而遣立六國後以益秦之敵此首事善計而涉不之聽卒之爲趙爲燕者紛紛自立而天下由此遂解涉之不能成帝業者以此又按史記知其豪傑下有及地形三字此耳餘所以請略地之意不可去

死不顧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爲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服虔

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眞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

隆按史記陳王下有不用其策句此閑鍵處不可去

豪桀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疾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邻蘇林曰至戲地而邻兵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師古曰介隔也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爲

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爲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師古曰黶音烏點反韓廣至燕

王慎中曰厮養卒從容進說切中情事猶有戰国策士之習惜乎史不傳名隆按厮養卒將伸其欲分王欲燕殺之說而先兩爲何欲之言以探之連用七欲字相喚應

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厮音斯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埶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

隆按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與前旂廝知其豪傑句相関

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饟王離。師古曰饟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異得一二勝秦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

隆按連用六死字相應皆從刎頸交來

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張黶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思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豈以臣重

王慎中曰鷹釋之沒不沒易知也餘不能曰爲解印綬而耳遂收之則相殺之釁始於耳而成於餘者也

凌約言曰餘且不忍小辱矣其不能并心於耳亡足怪者

王維楨曰復居信都結前救趙案其曰更名襄國則以後有追殺襄國之句

去將哉師古曰曰重難也廼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項羽素亦聞耳賢廼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

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歸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當之乎或曰天下之分裂兵爭久矣此殆將定于一而息戈興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專歸之一人也

徐中行曰傳書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廼其卒也以不救鉅鹿之急及沒軍兩人之故逼之解印綬以去將井陘之役竟斬之泜水則所謂刎頸交者豈其語讖歟

而遣諸將畧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爲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蘇林曰泜音祗也晉灼曰問其反又音柢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四

茅坤曰一篇結局

茅坤曰史記禮甚卑而漢書改禮爲體佳

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屈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爲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

隆按觀貫高獨身坐之言異日所爲白王不反者已根于此

隆按史記檻車與王詣長安之下又有與客自髡鉗從來句與上相反班史去下句最當

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廼汚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音彭刺爇身無完

隆按不如史記仰視曰泄公耶更有情景

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爇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廼女虖。師古曰廼汝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臣瓚曰謂以私情相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卬視泄公。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輿處之也箯音鞭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

隆按史記不死下有一身無餘者五字應上有生色

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音工郎反頸音下郎反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

隆按此後較史記稍詳

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師古曰爲齊丹太后以母禮事之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爲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爲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師古曰睢音雖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隆按班史益執利之交二句所以深誅之也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戾違也埶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二終

黃震曰魏豹田儋韓王信以故國之後乍興乍滅無足多論者隆按魏豹傳大都本史記文又按此傳叙豹而先詳其兄興滅之故則以豹之往復楚漢間皆肇于兄云王應麟曰或問周市張良其事有難易乎曰良一說項梁即從其言其事易市迎咎于陳五反而後立其事難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劉奉世曰按田儋傳儋自將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隆按周市之讓國魏咎之全民臣主皆賢亦亂世所難得者以故附見于豹傳云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爲誓而約降 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 魏豹亡走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廼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師古曰項羽立之 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 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言其嘗叛也 豹國時齊也 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

隆按此傳一串直叙而諸田所以相賊殺與吏立爲王處井然不亂首尾重在能得人上大都仍史記之舊云

隆按史記但云走東阿而班史加一東字於其上以有下文邯走而西句取東西字相對也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爲

許應元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數語項羽傳以爲項梁言而此以爲懷王蓋懷王擁虛名而項梁實主斷也

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蠚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擘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何故不殺

隆按圍趙於鉅鹿下史記有項羽往救趙句班史削之則下文羽既存趙似無來歷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側齧也齕齮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齮音螘齕音紇齮音五絞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敗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廼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

凌約言曰市為榮所立止以市就國之故而榮遂追殺之宜其不免于平原之禍也

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儋傳

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　解音戶化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遂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己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閒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鴈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鴈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

隆按橫走梁歸越時越尚中立未屬漢也而今越受漢之封爲梁王矣則橫無所歸以故懼

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爾詳語意豈爲其徒衆哉

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隅中使還報
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謂謙也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亾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幷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

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孽謂庶也長八尺五寸項

隆按班史借高帝語結三人本末

王維楨曰有以下史記多也夫二字更感慨有味

王鏊曰結句有方且應篇首能得人

隆按此傳本史記而稍益之前

段敘信兩爲韓王由於高帝之寬仁後段敘信終於歸夷由於高帝之過激劉知幾曰韓王名信都而削去都字用淺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此班氏一准太史公之故

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靡懷王。師古曰靡古弁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辭岂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鋒與鋒同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

隆按後又殺之句了結前案班史補之是

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後復得歸漢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顙川。師古曰剖分也爲合符而分之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即今鞏縣南陽之二縣也宛葉音式涉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

隆按信所以亡胡以此書故班史補之是

凌約言曰既以信壯武而徙以備胡矣卒又猜疑而責讓之是趣之叛也高帝於是爲失着矣

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爲將軍齎必死之意不得爲勇齎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

劉攽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

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尼。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亾。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爲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償音奮孟康曰償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償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師古曰貸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欲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

邵寶曰二侯何功而封二侯之對文帝爲華夷之計至矣二侯者固中國之世族也父叛子歸祖叛孫歸吾忍棄之乎華夷天下之大分也君子知華之不可外則知夷之不可內矣此義行豈有居羌於關中之亂哉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穨當爲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 嬰爲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 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嫣。師古曰音偃 貴幸。名顯當世。嫣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師古曰字或作雒 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頟侯後爲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頟侯名譊按道侯名說列爲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 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爲巫蠱見誅皆爲怨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非也言說以掘蠱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 乃復封興弟增爲龍頟侯。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

王鏊曰贊多感慨

王維楨曰二烈字相顧

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頷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爲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爲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三 終

黃震曰韓彭英盧吳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茅坤曰漢以異姓而王者八人故併傳于此

隆按信傳本史記文而增損之大較尤精密

王楅曰余讀漂母之言而歎其爲至教也漢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

顧檟寫

天下大抵皆信功惟信自挾而望人之報故假王則請與地則會奉朝請則鞅鞅嗟乎曷不繹思漂母之教我耶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羽之暴而爲之袪之猶漂母哀吾之饑而飯之也則已何至望報于人而自貽伊戚耶

隆按兩曰怯兩曰未知名一曰未奇之總是叙其屈抑於前爲後佐漢張本

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古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

王褘曰當信爲都尉何數言其奇而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反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而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唐仲友曰魏無知薦陳平而受賞滕公釋韓信而未酬

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

盧舜治曰漢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而蕭何之功以拜韓信大將爲第一

王世貞曰淮陰之初說高祖也高容之初說光武也武侯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卷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

隆按劉仲馮云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喑嗟也言羽一發動也廢不收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容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弄角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弄角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

唯字讀如本字或以爲應辭非也

王維楨曰項王爲人也下作四段看每段以項王二字起語

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衆無不離散而敗也茅坤曰信之首建破三秦以爲沛公霸天下根本其議句句字字入裏

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彊以威王亦同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爲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

隆按今王舉而東與上文吾亦欲東王計必東句相照應又按喜字與上怒字罵字相應

茅坤曰初定三秦及合齊趙魏處當屬信功而史記不以及必其事甚易不費漢矢石故而三秦與齊趙魏復反而入楚以故於其定魏定趙定齊並信之善用兵處讒一一着色

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三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郤退也郤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

茅坤曰不知周叔何如人史記亦遺

隆按信兵三萬人漢既輒使人收之矣則所謂以兵數萬者非其實也下文成安君謂兵號數

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度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隰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

萬其實不能者以此

楊慎曰魏何昌云先王制法陳師命將則立豎貳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是以韓信伐趙張耳爲貳

洪邁曰李左車說餘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

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

一戰成擒鄧都尉說亞夫深溝高壘待其自斃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

陳亮曰議者謂左車之策行則信必爲所擒予謂不然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空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是以知信之必下也且夫斷後之兵其勝常出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其計可知矣班固迺曰廣武策不聽信使人間視不敢引兵遂下從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筭者爾豈知廣武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殆可與曉兵機者道也

茅坤曰趙下史旌旗之屬也音式志反

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一本作必不

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則可勝

不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

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幟

師古曰幟音尺志反

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

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若汝也

令其裨將傳餐

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飧字音千安反

曰今日破趙會食

孟康曰嘸音撫不精明也

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師古曰聲趣也音奏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弃鼓旗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記多果字應上信所料云
盧舜治曰信之戰勝并陘也非輕騎二千人單出而望則不得趙空壁而逐我非出背水陣則不得我軍殊死戰非扳趙幟易漢幟則不得趙軍亂而遁走信之設奇傳之叙事皆深於兵法者也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成安軍泜水上。師古曰泜音祗又音丁計反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效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效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驅與驅同也忽入市鄽而驅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

隆按臣等不服即上文嘸然陽應之謂

隆按諸將皆服應上文臣等不服句

茅坤曰若臣者三字不如史記今臣敗亡之痛六字勝

洪邁曰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耳信與漢王語請比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咨其計耳不然何以爲信

茅坤曰史記原文以長短二字起議論特宕而漢書刪之過矣

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羹臛之臛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

茅坤曰史記原文然後下有遣辨士三字纔與後遣酈生相應

爲久計也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知者。亦不知爲齊

洪邁曰高祖用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入信壁奪其印符信既滅羽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然則信之終于謀逆高祖蓋有以啓之

茅坤曰于疑信知兵何以令沛公與滕公得詐稱漢使馳入壁且即其卧奪其印符豈信之用兵多大略而于此獨踈耶

隆按或人之說亦與廣武君相似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皐。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皐。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師古曰即其卧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一本戰作其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一本二上有兵字

隆按班堅楠寄食五句應篇首漂母少年二段見信之怯而復云固知信怯結上語又以應篇首兩怯字

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劉安世曰圍棋有過行者必皆是高基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籍傍人指之耳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齊多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蹑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

王世貞曰信雄武多智然一爲帝詐而奪趙兵再爲帝詐而奪齊兵一紿而失國再紿而失族何也信萬于信

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陔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取辱之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蓐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曷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

高帝謂不我負迺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凌約言曰躡足之謀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啓帝之疑而置信于死者

陰按叙報漂母亭長少年一一覆前案

陰按寧不能死應前能死刺我句

茅坤曰信于此如留侯從赤松辟穀計則善耳何以陳兵出入爲

劉子翬曰陳平勸帝僞遊雲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擾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信次策發兵以襲高帝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謁上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

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遊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

之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

隆按漢王畏惡其能而隆按漢王畏惡其能一句深中漢王心事

隆按信已知漢王畏惡其能而猶曰多多益辦其失言哉宜乎禍不旋踵也

王世貞曰信之不反雖當時亦不知之予爲辨曰夫豨於信非

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俱爲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

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托之以腹心豨遽受托以反一也豨之自喜下賓客蘄得俠名耳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而反豨初固未反也乃遽與信謀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何由使舍人知之三也信既通豨豨之勝敗必知之不應爲一女子所紿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

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

其能馭諸桀將矣

隆按且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且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孑無噍類此句極有含蓄得高祖情事

隆按越傳本史記文而少損之

紿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紿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

逢按越雖起于群盜而聚衆始事已居然將帥規模矣其庶幾穰且斬莊賈遺意哉

茅坤曰越一日突起不得不假此爲部署法

劉攽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年强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强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眞魏也。鄭氏曰豹眞魏後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

茅坤曰史記于此以留侯所計許封信越兩人處有生色而漢書刪去信一邊故文不宕

茅坤曰越自失着

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卽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因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卽今華州鄭縣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

洪邁曰韓信英布彭越三人之事越獨爲冤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迺以爲不知決而教得釋何也

隆按戮韓彭高帝意乎非也呂氏陰謀篡漢而兩人者呂所忌故托以反誅之爾予故謂呂后之誅韓彭高帝之斬樊噲其意各有所爲云

王世貞曰告越舍人獨不封當

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

隆按布傳本史記文而稍損之作三大段看首以下次布建功于楚封九江王稱病以下次布歸漢滅楚封淮南王朝陳以下次布激於信越之誅遂發兵而反以至于族此其大致也

隆按攙入黥君一段伏冷案

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

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臣瓚曰幾音鉅依反古曰幾近也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

論輸驪山。師古曰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

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

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衆

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

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爲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

王。以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

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

使宋義爲上將軍。項籍爲次將。以救趙。及籍殺

宋義河上。自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

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

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

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

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

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爲

凌約言曰使布曰陰令布曰徵兵九江即下文所謂所與者獨布也

劉攽曰上云漢之敗楚彭城下又云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夫漢王出梁地至虞是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何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然則漢王使何在未至彭城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布漢王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

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

留布而羽自至故欲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日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何說布歸漢漢可得入彭城也前後差錯班氏不能無誤

隆按上叙楚之常勝由布此云所與者獨布叙事中提掇見布之去楚關成敗云

又按九江王而曰淮南王史臣追稱之耳

又按強弱二字何說柱子

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爲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鍖也言伏於鍖上而斧斬之鍖音竹林反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

隆按自項王伐齊至大王不取一段明楚實非強不足託國說布之背楚也

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擧之如埽地之爲）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不動言不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擧也）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埶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皐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

隆按關鍵總在楚不如漢一句又按自楚兵雖強至大王惑之一段明漢實非弱足以託國說布之歸漢也又按非以淮南

以下纔露出主意以終背楚歸漢之說

王維楨曰觀可者謂止可如此更無他法也

劉攽曰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

李德裕曰帝王之任英雄若不以其氣折之而籠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惟高祖於黥布之初見得之隆按初大怒既又大喜布在高祖術中而不覺耳

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枝劒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 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師古曰搆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 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在梁地 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 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立爲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 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籍死。

隆按連年書朝明布無反形也連次誅淮陰誅梁王明布之反

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爲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

由帝與后激之也

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即刑法志所云葅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

凌約言曰先下兩恐字而此云自疑禍及身叙事脉絡自貫陳亮曰薛公謂布必出下策已而果然然吾之

其事布見赫以罪亾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意則謂上策曰東取云云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必降乎漢苟遣一信臣持節往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信臣率燕趙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雖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云云夫韓魏天下之中

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也闌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援救倉塞成皐顧亦何用哉漢荷遣一二能將率燕趙齊魯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閒隴蜀漢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雖出中策亦敗也劉攽曰史云果如薛公所揣按東取荊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逸散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甀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名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喻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喻讀曰遙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偽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偽謂詐為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鄡陽縣之鄉也鄡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女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

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

隆按舊與番君婚姻前案

隆按封賁赫為前案

隆按綰傳本史記文稍損之中間增入陳豨一段亦本史記文不更為豨立傳矣徐中行曰史敘

綰於帝相愛甚此不過處埃中里閒情耳及從帝又不見奇勳可紀而還封之王懸爵報功者當如是耶韓非子謂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信哉讀此可以爲怙寵者戒

王維楨曰特下非劉氏而王句暗埋後案

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觖音決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

凌約言曰上文云親幸莫及綰與此云得幸莫如燕王相遥對作結語

茅坤曰陳豨事見疑一句收上起下

又曰魏公子好客可行於戰國縱橫之時而不可行之於大漢一統之世

茅坤曰史記移此一段入綰傳中而漢書以綰與豨合傳故移於此

又曰史記別有上自往邯鄲以下數百言漢書並刪之不載何也予竊以不斬常山守尉及無故而封趙壯士四人以慰趙子

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

第並高帝大略不可遺而不傳

隆按綰寤與綰疑相顧久連兵毋決應上兵連不決句

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豨久亡畔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閟音祕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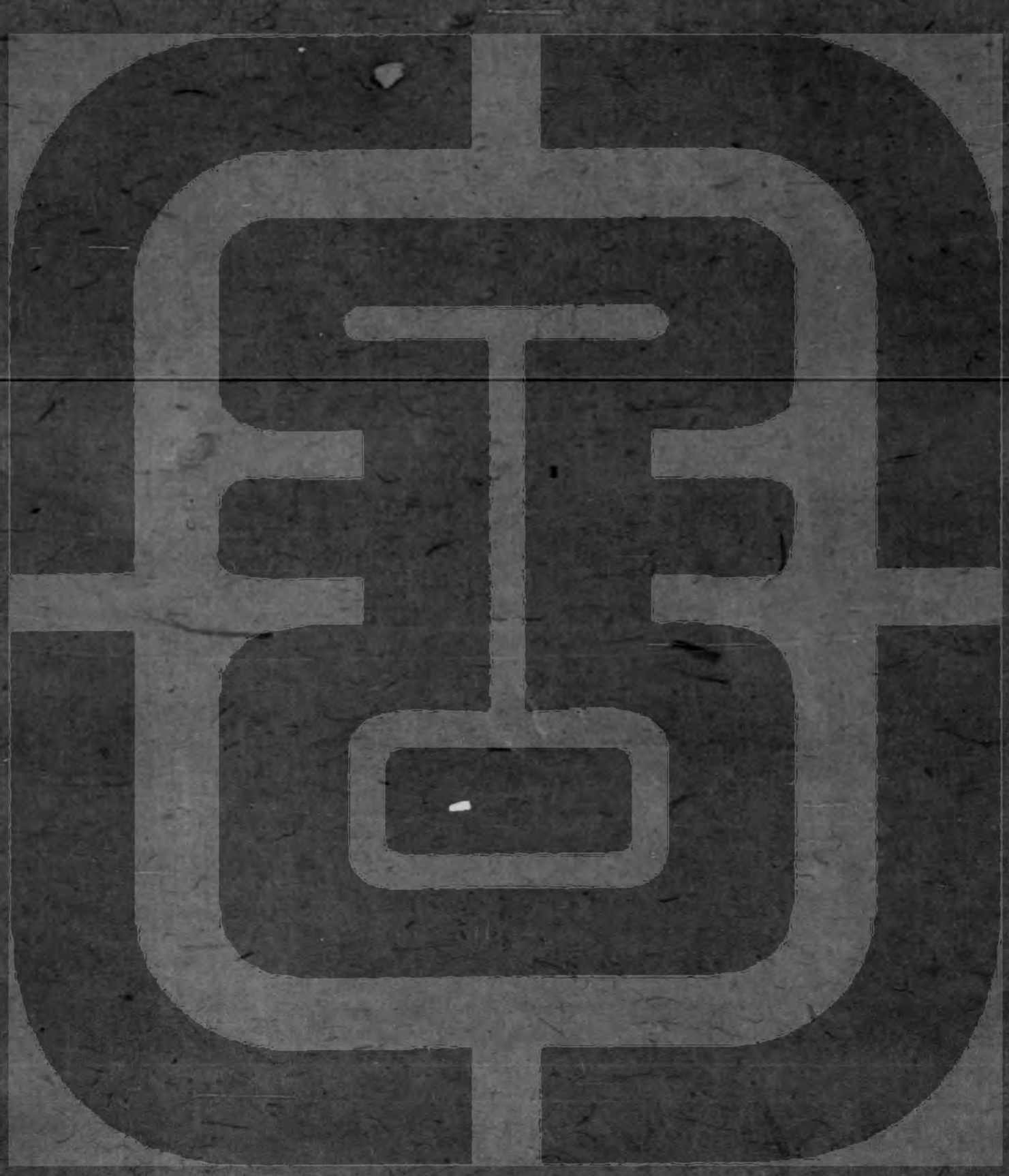
隆按又得匈奴降者句應前案綰果反矣與上驗問左右句相顧

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亾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入謝。師古曰瘉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亾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初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郎益反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洙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

劉子翬曰贊稱高帝定天下云云予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謀秘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彊者先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斯言當矣

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埶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四 終